

霜降无霜

徐斌

一片碧绿的韭菜的地，一片碧绿的韭菜的海。

今天，节气已是霜降。我站在无际的秋天，我在一团绿色的光里。

24 节气歌曰：“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。”霜降是农历节气高铁的第 18 站，是秋季高铁的第 6 站，也是最后的秋天。

尽管节气已届霜降，但是无霜可降。就像刚刚过去的寒露，不寒也无露水。气温连续多天都在 25℃-15℃ 之间，像暖暖的春天。下午骑自行车闲逛，至张大哥的韭菜地时，额头都是汗水。我把外套脱掉，抖落尘土，拂去燥热，系在腰上；再踩着软软的田沟，走进韭菜绿光 and 海里。

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张大哥的韭菜地。

一个月前，星期天下午，我骑自行车闲逛，邂逅这片辽阔的韭菜地，满目郁郁青青，不觉心生欢喜。地里两个人，一对中年夫妻，男人拎水浇小青菜，女人弯着腰薅韭菜。夏天以来少雨，小青菜干得发黄，韭菜地里的杂草却旺。

我本是爱种菜的人，写过若干篇种菜散文，见到蔬菜就觉得亲，见到种菜的人也觉得亲，于是一改平日寡言少语的习惯，主动找种韭菜的老板攀谈。种菜的人多数话也不多，他们的话大概都留给蔬菜了；但你既已开口，他们也不冷漠，好似连枷打在豆秸上，激起叭叭的响声。前两年，网上有句流行语，叫做“城里套路深，不如回农村”，话里大概含着村民朴实的热情。

男人姓张。我看他面色黝黑，似年长于我，便称他大哥；一叙年齿，却比我小两岁。我依了古例，依然尊他为兄。我在日常生活中，每每遇到敬佩的人，也都尊其为兄。

张大哥说，这韭菜地，有二十多亩，都是流转来的土地，每亩每年租金 600 元，政府发的田亩补贴归原农户所有。还说，自己原种辣椒、番茄，种了 20 多年，很有经验了，但是辣椒价格不稳定，番茄价格又低，感觉就像赌博，全靠运气。于是今年新租了地，改种韭菜，希望闯出一条新路。

女人姓赵，跟我母亲同姓。戴顶旧草帽，穿双解放鞋。她边薅草边搭话，说话不多，笑容却多。她的话语，给我的感觉，就是种菜辛苦，但是充实。我很佩服他们的创新精神、实干精神。我在心里想：现在，我们反对急功近利，强调“踏石留印，抓铁有

痕”，他们不正是这样的人吗？

之后，聊到相互相识的人冯老师。冯老师跟张大哥是老表，跟我是学校里的同事，于是我跟张大哥仿佛得到保证，成了朋友。我要帮他拎水浇菜，他要割些韭菜给我带回家吃，感情就深了些。

因为牵挂，隔了几个星期，我又来了。这次是专程来，像走亲戚。

韭菜地里，已经插好不锈钢管，上面绑着塑料薄膜，随时可以放开，垂挂下来。按节气说，已到渐渐寒冷的时候，必须给韭菜搭棚保温。钢管上悬挂着滴水喷头。今年夏天以来，一直干旱少雨，韭菜需要浇水。只是韭菜太嫩，用水管浇的话，水压较大，会损伤叶子，失了卖相，难卖，所以只能用莲蓬头喷洒。

韭菜是出奇地好！

迎着落日，看韭菜地，不啻于观赏美丽的风景。看一片地，像绿色的大海；看一畦地，像绿色的地毯；看一撮韭菜，像绿色的火焰；看一片叶子，像晶莹的翡翠。我举起一片叶，拉直了，放在眼前，对着太阳细看。你猜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一轮绿色的太阳，我看到一片绿色的云，我看到一条绿色的河流，我看到一行绿色的大雁。而且，那太阳在燃烧，那云在飘，那河水在流淌，那雁在飞。

在这大海上空，还有白色的、金色的蝴蝶飞舞，像一面面扬起的帆。它们从这座大棚飞向那座大棚，从这畦韭菜飞向那畦韭菜，偶尔在稀疏的几朵韭菜花上停留，可只过了读首唐诗的时间，便又飞远。还有几只细腰马蜂，也在飞舞，翅膀在玫瑰色的光影中颤动。我掏出手机，要拍它们，它们像不爱张扬的明星倏然飞远，不愿留下倩影。

但是，张大哥也在发愁。愁什么呢？愁韭菜的销路。投资 30 多万元了，种了这么大的面积，割一茬韭菜下来，产量达到八九万斤，远远超出小地方的需求。我打电话给为县城机关单位搞蔬菜配送的秦总，想请他帮忙。他立马开车过来，在韭菜地转了几圈，说韭菜冲，销量有限，实在爱莫能助。

我来的时候，张大哥正背着喷雾器，赤着双脚，顺田沟走，给韭菜打药水，一是防治蓟马侵害，一是控制韭菜生长，以便等待时机出售。余晖落在他的身上，一片金黄；落在他的脸上，汗水直淌。他的妻子赵姐，割了一把韭菜给我，叫我带来家吃。我给她钱，她说什么也不要。



在水一方 李昊天 摄

爷爷的酒坛子

黄丹丹

秋风里裹挟着细微的雨丝，袭来一股寒，同时，也掷来一股很笃实的香气。哦，桂花又开了。

这个秋天，我被繁忙的生活抽成了一只连轴转的陀螺，心荒芜得连棵草都长不了。“人闲桂花落”，对我这样一个深陷无端忙乱的人而言，桂花宛若天边的仙子，与凡俗的我，是不沾边的。

但我还是闻到了桂香。这充满善意的仙子，在怜悯我，同时也是提醒我。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，还有往昔与未来。我循着那花香，觅到一株很瘦小的桂花树，它怯生生地躲在大楼的一角，像个刚进城的乡下姑娘，手脚都伸不开似地蜷在那里。

我放下手中沉甸甸的文件袋，凑着大楼里透出的灯光，对着那株小桂花树，去看它的花。是银桂，花很小，但聚得很密，凑近了，香反倒不那么真情浓烈了。香味变得有点虚，有点飘，那香居然含蓄得近乎矜持了。果然像个乡下姑娘。

其实，我也该是个乡下姑娘的，往前推两辈，我爷爷就是乡下人。做个乡下人，多好。尤其是我爷爷那样的乡下人，善良、勤劳、实诚，受人敬重。每日三顿酒，笑咪咪地喝下去，日子过得不慌不乱，四时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多好啊。

我站在桂花树边，想爷爷了。

爷爷走了二十多年，可我还是常常想念他。他总喊我“小酒坛子”，乡下人，多重男轻女，但我爷爷不，他最疼的就是我。嗜酒的爷爷唤孙女作小酒坛子，是珍爱，还带有一种期盼。期盼孙女儿长大，有出息，买酒给他喝。

作为爷爷的小酒坛子，我打小就知道，爷爷来了，就要去隔壁小店给他买瓶酒。如果是冬天，那酒还要放在酒葫芦里给煨暖了。我不知道那套瓷器为什么叫酒葫芦，它们一点也不像葫芦呀，一只细细长长的白瓷瓶，斟了酒在里头，再把它坐到一只大肚子的瓷坛子里，然后，往那坛子里加上热水。过上一小会儿，酒香就袅袅地从瓶口飘散、升腾起来了。

我是闻着酒香长大的孩子，也是闻得出酒香的孩子，这得益于爷爷的培养。据说，在我还是个四个月大的婴孩时，爷爷就用筷子蘸酒给我尝。而我，居然也不哭，“吧嗒吧嗒”地嘬着筷子，还吃酒吃得挺欢。

只是，爷爷走得太早了些，他在我工作的前两年离开了人世。不然，我一定会做个永远倒不干的酒坛子，让他一天三顿，顿顿都美美地喝他最爱的古井贡。

爷爷走时不到八十岁，死因是脑出血。“都是酒害死的”，家人都这么说。

他过世时，家里堆满了我爸妈给他买的酒。我看着那堆贴着红商标的玻璃瓶，觉得它们真像炸弹，我认为是它们害死了我爷爷。我发疯似的要扔掉那些“炸弹”。姑姑抱住我说，不能砸，不怪它们。要是真舍得喝这酒，他兴许还不会走这么早。作为乡下人的爷爷，古井贡是他平常舍不得喝的好酒，他喝的都是乡下小店里散装的劣酒。

爷爷下葬的时候，那些古井酒被悉数洒在了他的坟前。那一天，酒香十里。

我瑟瑟地在这株小桂花树下立了很久。秋夜风寒，大楼像个巨兽，我和桂花都被它的影子吞噬于黑暗之中。

我突然伸出手，捋下一把桂花——像一个乡下丫头般，粗鲁地捋了一掌心的桂花。然后，我走向同样被大楼的影子吞噬的车，打开车门，逃也似的绝尘而去。

回到家，我把一直攥在掌心里的桂花小心地放进了爷爷曾经的“酒葫芦”，那只细细高高的白瓷瓶早已不在了，只剩下了那个大肚子的瓷坛子。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的书架上，宝贝似的供着。

桂花在坛底，蔫蔫的。我的掌心藏着香。我打开一瓶酒，浓郁的酒香扑鼻而至。我把那酒缓缓地倒入爷爷的酒葫芦，桂花被酒花卷起，翻飞，又缓缓地浮动。

酒香与桂香太冲人了，竟冲出了我的眼泪。我边揩泪，边潜回旧时光里。我看见，那年中秋，我们一大家人在老屋院子里的一棵桂花树下吃团圆饭。爷爷自斟自饮，大约是喝开怀了，他冲我喊：小酒坛子，来，陪我喝一盅！大人们把他当酒疯子，抱起我就走。

现在，我守着这小坛混了桂花香味的酒，真想，斟两杯，与爷爷对饮。如果可以回到过去，如果可以选择命运，我真愿意，做一个被爷爷疼爱的乡下丫头，在时光里安安静静地过活，乃至老去，而不是在繁芜而喧闹的忙乱中日渐荒芜。

好吧，干了这坛酒。